六傑先生集

己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崑山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拘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

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兖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為具餌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餌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真義堂記

崑山治之西有地名真義其水曰真義浦其里曰真

義村太湖之水遶郡城婁門東出經崑山入海自昔湖漑相連茫然巨浸疑古之所謂三江五湖或有在於此者其後通漕築塘水跡之非其故久矣真義在今所謂致和塘上今之塘蓋即古之江也其浦則自巴城湖南來並其村之東而南入於塘也城北有包湖傀儡蕩鰻鱺湖諸湖相灌輸或東或放乍大乍小而陽城湖最大從西北望之水與天際真澤國也世傳梁天監時於此置信義縣而後人失傳遂以信為真或謂天監所置即真義以真為信蓋為宋昭陵諱也前元時其地為金粟道人所居極一時園池臺榭之盛四方名士如張翥柯九思楊維禎李孝光皆館於其家號為玉山佳處予嘗訪其遺趾求所謂碧梧翠竹蓬萊百花之坊館不可得而見未嘗不慨想其人又歎其高標絕俗如冥冥飛鴻而猶不免自掊擊於世俗也予之外高祖太常卿夏公嘗求顧氏之處買田築室焉然公自居城中歲時一至而已最後魏氏復盛於此其田廬童僕未知與往時顧仲瑛何如也而余從舅恭簡公講明河洛之學海內之士往往來聚星溪之上吾舅光祿典簿東溪先生能將順其兄之志以慈孝愷悌稱於鄉里故真義雖村落小

聚而名聞四方嘉靖甲辰某年舅氏分析諸子而仲子濬甫築新居於故宅之南而名其堂曰真義舅父母嘗往來過諸子家就其養未幾二親繼謝尋以倭奴侵掠內地時湖上烟火不絕獨濬甫之堂無燬於是尚僦居城中欲俟寇平將還其舊而旦暮西顧未能忘也因求予作堂記予故詳其里居以補圖志之所未載又為稱述其里中故事著魏氏之所以興濬甫遊太學屢試不第然其為人循禮法能守恭簡公之家教二子方學進士業不日有騰騫之望濬甫年甫四十有六而二孫皆已勝衣能趨拜可知其後之繁衍昌大而吾外舅厚德之報未有涯也

世美堂後記

予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為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為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閎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為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通官物粥于人予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

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閑靚可以避俗囂也迺
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讐其
直安亭俗呰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
稱孫叔敖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為言衆
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訾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
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為
吾父母酒醴廼敢嘗酒獲二麥以為舅姑羞醬乃享
餕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
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黙
黙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

里媼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
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
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
沙張文隱公甍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
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
隱公甍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
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
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留修圮壞居久之
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
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為世美堂後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杏花書屋記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搆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

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傷不免有風雨飄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利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閒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宜加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

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蠖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趾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為桓溫所識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唯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唯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安也則其高

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咸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搆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於中也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為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為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為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西山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遥見相呼問姓名甚懽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江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為

菴圃中為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携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峰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峰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既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屠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為之記云

夢鼎堂記

凡州縣治其後皆為夾道而官之長貳之私宅別為一區惟長興治後迫於城故令之宅無周垣門廡燕居之堂與前堂簷相接也余來為縣屬久廢之餘為修經閣鼓樓左右廊廡起吏舍倉庾成橋梁築月城

水門一歲中畧具而燕居之堂穿漏傾圮復加完葺之雖前除不敞而堂中若加恢廓如人外處迫隘之形而中不失寬綽之度因得休暇觀古圖書於此會有事於貢院一日夢寢庭中有函牛之鼎其旁有破裂處方命修補之覺而以告諸同事適長興之士試而得雋者三人衆皆以為鼎足之應未幾而南都報得雋者又一人或又以為補鼎之驗也夫占者之云其果云爾已乎蓋鼎三代之傳器也聖人取以為卦其辭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其為王者之事矣然又以象三公者何也誠以天下非人主所能獨運而所藉者輔相也故鼎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三足以象三台三足一體猶三公承天子也以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讀鼎之辭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之三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否而已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余少有狂簡之志思得遭明時與堯舜周孔之道嘗鄙管晏不足為今老矣無能為矣台鼎之兆其以望諸二三子因取而名斯堂且

以俟後之繼余而來者云

重修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為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為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玄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

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蕋作重疊樓、予過園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為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撑傾陊、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修此堂、亦謂尚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存

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重造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余既修承志堂而左右室壞不可支為撤而新之其左蓋吾大父為世父與先君延師友講習之所時王汝礪先生居師席而朱布政觀張僉憲寬皆從王先生而二公更為世父與先君師時與先君同學往往亦有貴者其後世父復授徒於此室余今亦方與學者講論六藝以修先業故名其左曰論室其右則余先君喜邮貧士故友張自新子賓嘗假以授徒於此室先君為館穀之終歲不厭子賓雖亡當時從學如沈孝猶從余遊能談少年時事又以為先君賓禮賢士之所故名其右曰賓室顧余仕宦不遂既老而貧無昔人開府節鎮之榮貴而妄爾改作此余之所以已成而為之媿歎也

順德府通判廳記

余嘗讀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言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皆非其初設官之制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職盡去惟員與俸存余以隆慶二年秋自吳興改倅邢州明年夏五月莅任實司郡之馬政今馬政無所為也獨承奉太僕寺上下文移

而已所謂司馬之職盡去真如樂天所云者而樂天又言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守土臣不可觀遊惟司馬得從容山水間以是為樂而邢古河內在太行山麓禹貢衡漳大陸並其境內太史公稱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余夙欲覽觀其山川之美而日閉門不出則樂天所得以養志忘名者余亦無以有之然獨愛樂天襟懷夷曠能自適觀其所為詩絕不類古遷謫者有無聊不平之意則所言江州之佳境亦偶寓焉耳雖微江州其有不自得者哉余自夏來忽已秋中頗能以書史自娛傾衙內無精廬治一土室而戶西向寒風烈日霖雨飛霜無地可避凡榻亦不能具月得俸黍米二石余南人不慣食黍米然休休焉自謂識時知命差不愧於樂天因誦其語以為廳記使樂天有知亦以謂千載之下廼有此同志者也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責以馬之政而隸其職於太僕寺自　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未為

馬之善政而先以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秋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廼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歎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而趙公又亟稱前判王君之賢余既聞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于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孰何閑居不捶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擿無有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逾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能比迹前賢抑王君之居此者九年而余以疎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告去矣

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以國子上舍來調嘉靖二十八年至迨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

書

重修闕里廟記 代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聖廟成其官某以書幣走京師來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四十二年衍聖公某以廟之圮告於巡撫都御史張某方行相度以用之不贏而止及是年巡撫都御史姜廷顒巡按監察御史羅鳳翔周詠與藩臬諸君會議捐嶽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其役人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兗州府通判許際可董其役知府張文淵時督視之經始于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橅視昔若增左布政使某左叅政吳承燾副使吳道會皆首為贊議者也唯先聖生於尼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其地初名闕里後亦曰孔里先聖之歿弟子廬其冢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封子孫修飭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隆慶之元年御正殿傳制遣官告祭而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三氏子孫有

加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聖人之道益以光大則
會之有司與其有事茲土者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聖亦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不可以不記夫今
夫子之廟學遍於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法其書
其在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
此其甚也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數百
年矣學者至觀其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
低回而不能去者固以想像於遠不若景慕於近之
為切也抑諸君子知虔奉聖人矣亦豈徒事於其外
乎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夫不知學道則施於喜怒哀樂無一而
當其則必不能有望於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也顏
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夫子則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以顏子之資
猶請事斯語以終其身故問為邦夫子以夏時殷輅
周冕韶舞告之以顏子而夫子使之治天下國家以
為不可一日而離於禮樂法度之中此即克己復禮
之義也後之學者於視聽言動己之身不能治何以
謂之學道故觀感於聖人者求仁為近求仁以學顏
子為近余嘉是役之成也敬述所聞以申告學者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堙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于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巳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

盡為衍沃而請記于予嗟夫自并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殘棄于蒿莱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于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于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畧刺之功而徒誘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唐行鎮免役夫記

蘇州至松江由姑蘇驛過吳江之境凡四驛而至此驛道也別自婁門東沿婁江又東南折而入于黃浦而西此緣海之道也出對門東走則行湖泖之間其避湖泖之險者則多從吳淞江南出大盈浦經唐行鎮異時官舟之牽挽役諸州縣唐行之夫不知何自而起舟所過晨夜追呼百家之市殆無寧居凍餓僵死于風霾雨雪之中者相屬太守臨安方侯知民之不便據法令罷免之鎮之父老相率來請紀于石或者以為賢太守奉宣條教千里之內父母之道師帥

之責在焉加之今日上有賦斂之繁外有蠻夷之事太守視事以來風采日新惠利之政家有聞而邑有述當有卓犖大者若斯之類將不勝書雖然或者亦知父老之意乎政之不便於其人無大小如人之有病唯病者自知之醫能療焉亦惟病者而後知醫之爲德也若然則父老之於侯其情至矣吾又以歎吾吳中之俗仁厚而馴良稍煦之以恩而其易感也如此國家威靈震薄海外亦時有土俗驍悍不得意則叫囂相挺以起有司不敢驚拊循之而已往者大農以經費不足督天下賦吏緣以爲姦利吳民父子兄弟駢死敲朴之下而莫有疾怨之心以是知天下有變吳民必不敢爲亂以其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彼不之卹而肆其恣睢之意者亦何心歟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昔永康徐公守吳郡當　武宗皇帝之末年逆藩竊發畿甸騷動　翠華南幸吳江南要郡調兵食城守儲偫以待　乘輿之至公不動聲色郡中宴然公有寬大之政先是秩滿當代吏民上書乞留　詔以河南右參政復治郡近世未嘗有也後遷江西左參政官至工部侍郎自公去郡三十餘年冢孫丞侯以太

子家主簿出判吳郡清廉聞於郡中滿歲復遷今官
是時東南有倭奴之警倭治凡海之事防遏有法海
波不興會諸屬縣令缺倭輒出視所至拊循其民近
者閱月遠者一歲民莫不懷慕之郡之縣有七倭殆
遍歷其五前年冬至崑山迄季春還郡又以事數入
郡不顧居縣其所施於民可以為吏師法者往往可
紀庫子為縣守藏令廉則無擾不廉輒費不貲當倭
時分毫無取民廼不知為此後白銀火耗一兩折閱
多至三分倭以京庫折白輕齎鳳揚馬役解扛京庫
盜鈔練兵義役多寡參停取衷定為一分糧長解運

之外又有小差額外之徵悉令蠲除白銀火耗小差
為銀無慮千計吏自以所當得者倭無私焉又糧長
解運官閉門默定或貧富不相讐富者得規免而貧
者傾其家已定無所復控訴倭悉召至庭使互相舉
應得等第一夕而定無不帖服至於催科之害民駢
死杖下者不可勝數比倭之至縣庭寂然不聞鞭笞
之聲而賦亦自辦又捐俸以助修學宮及諸神祠之
傾圮者多有出於格令之外大抵吳民賦調之繁自
昔患之嘗數更其法而弊日生識者以為不在於法
而患吏之不廉吏廉矣法雖未盡而可以無弊如倭

之郵庫役公撥解省火耗蠲小差推此類行之民未有不甦者也念昔工部以仁惠拊吳吳民至今思之見侯之至如公之復來也侯繼踵其棠之蹟睹其所茇而忍芟夷其遺民乎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以此知古之封建世家至今無不可行也晉周訪三世為益州四十餘年功名著於寧益侯年方富而寄任日隆必能光大前烈吾吳民之怙賴遠矣侯之還郡也國學進士陳志道等二十四人相與列其事俾余記之固以侯於吾黨恂恂然有愛人下士之風然寔因民之志非有私也用以告後之為政者云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草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參觀之
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倪類韎師
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閶門
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漢大
將軍兵至闐頹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
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
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
興元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
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冊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
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即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
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
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
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
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
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
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畧可慨也抑其傳
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

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代

太僕寺秦漢皆掌輿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然其屬有龍馬五監邊郡六牧則馬之事無不統焉漢以後官掌大抵不異國家自洪武六年定制獨置太僕寺於滁州始去奉車之職而顓掌馬之事三十年置行太僕寺永樂初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特稱太僕寺洪熙初復稱北京正統元年始定稱為太僕寺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十二人 列聖相承時有損益至隆慶已已其員額少卿三人丞三人所掌驗烙巡牧勞逸人殊藏府京營歲月輪代其初到官頗為推究非初立法之意乃因循墮廢而致然也因條上其事畧云舊設少卿二名一巡京營及各邊騎操之馬一巡近京州縣寄養之馬皆領 勅歲代寺丞十二員分管畿輔八府山東河南之馬後復增少卿一員省丞為六員今又已虛其丞之半丞少不足以更事而又偷息其間欲乞重三丞之選與少卿一體協行以均勞逸重責成

又驗烙發寄本非二事舊制巡驗俱屬一卿今欲以
三少職掌亦如兩丞東西分管職兼驗養各以丞佐
之春秋仲季並出近京州縣赴俵之馬就近印發一
便也都會輻輳得免擁聚二便也國門嚴重潛社呼
噪三便也兩卿分轄事半功倍四便也卿巡未逮分
任寺丞五便也遇有緩急就近調兌六便也上免
朝叅下謝交託殫力王事七便也營軍養戶躬相授
受游販奸胥不得規避八便也奏上　天子以其章
下兵部覆奏報可於是驗牧並行卿丞配佐載於甲
令某又以寺宇敝壞奏一新之故事諸省寺皆有題

名碑始卿郎康僖公鋭張公舜臣重為立石今歲久
石窮無隙鑱書於是李君義起與廳簿應崇元愿捐
貲以竪新石而丞張君進思郎君大倫王君淑咸曰
幸今日正名與諸卿埒亦請立石於是相率屬某記
之某竊惟　聖天子改元更化之日率作興事開廣
言路群工戒飭百度振舉一有忠言加諫四字者非而微臣稍條上
一二事詔書無不俞允此正臣等精白一心夙夜匪
懈以助成　德意與萬世之太平者也邇者歲災流
行大江南北河海嘯溢畿輔邊關雨雹徧野夫雨水
冰雹皆陰類也其應主戎馬生郊之象潢池盜兵之

兆臣等職領師苑而國馬傷耗武備衰減其責尤重且大夫三關九塞用馬之地也畿輔州邑牧馬之地也大江南北財賦之區駒馬之地也是故驗烙則憂種馬無駒兵政之寓農何以復　祖宗之初額巡牧則憂芻牧非人緩急之備用何以禦匈奴之長技京營則憂四驪未比何以奠百二之神州藏府則憂九年未蓄何以備邊圉之孔棘自古僕卿在九列　國家雖去奉車少離親密而任益專重今因仍積弊之後猶有難者況茲廨宇官職丕變維新臣等凡備列題名之石者其可不思所以協乃心力以祗承　明天子之制哉臣某拜手謹記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剥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溷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滛瀆者則余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為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麗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

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為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為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鏞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為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鬱鬱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幼子夜夢神與之言吾嚴與胡靴敝又無船時余繪神像蓋圮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漫漶欺余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

畫船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計得縣篆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人輒搒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胷明日瘍發於胷死矣余欲為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倘與余同志必為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尚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還遘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閤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嫗往覘之女私謂嫗曰病不可為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戚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

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為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昔嘗著論以為女未嫁人為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為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氏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恠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為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

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丘劒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沉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名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刺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

矣一日與余同在　内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甫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渚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於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浦又東為同丘浦又東為新塘皆南入於渚浦若為塘為漊為涇為渙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知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為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飢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群山之水又犇注於其間為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逆而出以入於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為患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　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不治矣古之三江其二不

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下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葵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蹌口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盪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孟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為太官丞最浚河三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為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觔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

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巹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爲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

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太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瀆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瀆而宗瀆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瀆治無瀆吾以無瀆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葢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汐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壹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葢宋揚州刺史王濤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紵谿爲渠洽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爲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有不驗者以爲不當飲藥鍼灸而飲藥鍼灸則先期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鍼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與
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
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
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爲務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
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爲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爲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
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
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楊子江而深闊當與

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闊深水勢洪壯與楊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後論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淞水由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隋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

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洪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其不得所矣

三江圖叙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固但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蘓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楊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脩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

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既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崐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禀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曰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為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為後圖此王者之道也　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　天子新即位　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鉤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為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為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為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馬政庫藏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爲而其出亦倍夫死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爲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王路也太僕寺顓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鞏鉼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爲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羸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致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爲也是不然徙者嘗捐金以購馬當時猶謂擾民而不可行一旦倉卒括民間馬可得耶如倉庾無積穀

而黃金珠玉饑不可食也冀北之馬稱天下今民歲
俵馬往往市之他郡所謂外廐者果安在哉而邊兵
之求索無厭涓涓之流不足以盈尾閭之洩是不可
不爲之長慮也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於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
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
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已也終日而談道人謂
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已也夫以切于已而終日談之
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
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
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
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饑者言食而飽者
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
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
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
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
如愚二子不爲無寔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
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缺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爲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爲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爲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爲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爲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楙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擠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荅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効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仿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即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令及蓬蓽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士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

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脩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勲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葢海内爲之銜寃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讀王祥傳

王祥爲後母所虐害祥弟覽後母之子也廼擁護其兄無所不至祥覽俱稱純孝而覽後奕世子孫才賢興于江左天之所以報之者遠矣

ETD